

# “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语义相似性及对外汉语教学

祁晓倩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由于“了<sub>1</sub>”和“了<sub>2</sub>”都由动词“了”虚化而来,二者在语义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严格区分“了<sub>1</sub>”、“了<sub>2</sub>”不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简化。文章最后从认识论和教学法的角度分析,认为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抓住“了<sub>1</sub>”、“了<sub>2</sub>”的共同之处,强调核心语义,结合基本句型进行教学。

**关键词:** 了; 语义; 语法;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07)11-0100-04

## 一、引言

“了”字的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对“了”字的滥用和误用也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语言偏误。

语法学家普遍认为“了”代表语音相同的两个词。动态助词“了<sub>1</sub>”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语气助词“了<sub>2</sub>”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sup>[1] P351</sup> 动态助词“了<sub>1</sub>”只在句中出現,不在句尾出現;语气助词“了<sub>2</sub>”只在句尾出現,不在句中出現。<sup>[2] P71</sup> 如果“谓词/谓词短语+了<sub>1</sub>”用在句尾,则“了<sub>1</sub>”同时获得了“了<sub>2</sub>”的意义。“了<sub>1</sub>”和“了<sub>2</sub>”合并成一个“了”,记作“了<sub>1+2</sub>”。<sup>[3] P381</sup>

“了<sub>1+2</sub>”的出現说明“了<sub>1</sub>”和“了<sub>2</sub>”有交叉之处。邢福义在如何判別语气助词“了”和时态助词“了”时说:“了”如果既表示情况发生变化,又表示行为已经实现,这样的“了”是语气助词和时态助词的凝合形式。<sup>[4] P135</sup> 复旦大学程雨民先生更认为:句末语气字“了”和动字已然体助字“了”从抽象的关系讲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体助字是从动字着眼的,而句末语气字从全句着眼。<sup>[5] P266</sup> 我们认为动态助词“了<sub>1</sub>”和语气助词“了<sub>2</sub>”都是由动词“了”虚化而来,实词的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sup>[6] P138</sup>,“了<sub>1</sub>”、“了<sub>2</sub>”有着共同的语义来源,其主要语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大师们严格

区分“了<sub>1</sub>”和“了<sub>2</sub>”也许是为了更细致地描写现代汉语的实际状况。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寻找二者的共同点无疑更有利于教学的简化,提高学习者的习得效率。

## 二、“了”的虚化及“了<sub>1</sub>”、“了<sub>2</sub>”的语义相似性

1. “了”的虚化过程及意义变迁

齐沪扬认为:汉代以后,汉语中出现了动词“了”,“了”最初是“了结”、“完了”的意思,并同意义相近的动词“已、讫、毕、竟”等一起,构成了汉语中表示完成状态的句式“动+宾+完成动词”。在唐五代前后,格式中的完成动词开始向“了”归并,“了”字逐渐在这个格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据刘坚、江蓝生(1992)等学者的研究,动词“了”虚化为动态助词是从中晚唐开始的。到了宋代,动态助词“了”大量出现;到了南宋,“动+了+宾”的结构已经成为一种极常用的句式。曹广顺(1987)认为唐代是语气词“了”形成的重要阶段,发生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词汇、语法变化:“动+(宾)+了”的大量使用,使“动+了+宾”中的“了”逐渐有了用在句末的自由,虽然是少数,但这为语气词“了”的结句功能占据了相应的语法位置;北宋“动+了+宾”的广泛使用,加速了“动+(宾)+了”中“了”的虚化。在南宋中晚期朱熹的语录中,“动+了<sub>1</sub>+宾+了<sub>2</sub>”格式也开始出现。这一格式的出现,标志着语气词“了”的最终形成。<sup>[7] P74-76</sup>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简介:祁晓倩(1981-),女,四川郫县人,厦门大学中文系200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汉语。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了”首先是作为句末动词出现在“动+宾+了”格式中,义为“结束、完成”。然后出现在句中,用在动词后,即在“动+了+宾”格式中虚化为动态助词;后来这一格式中“了”的位置出现了从句中移到句末的情况。最后移到句末的动态助词虚化为语气助词形成“了<sub>2</sub>”。那么“了<sub>2</sub>”是如何获得语气意义的呢,高全顺认为“‘动+了+宾’中的‘了’只是表示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动+宾+了’中的‘了’却开始向主观化方向发展。说话人在对事件或状态完成或实现做出客观描述的同时,会很自然地对完成或实现后的变化或新状态加上自己的主观认识和态度:肯定、提醒和祈使等,这样‘了<sub>2</sub>’就不再单纯表示完成体意义,而兼表一定的语气。”(P61-62)

值得注意的是“了”在虚化的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意义和用法并没有完全吞噬掉原有的意义,即使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完毕、结束”的动词“了”也仍然存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857页:

了 li o[动]完毕;结束:~结 ~帐 没完没~ 一~百~不~~之 这事儿已经~啦! (P857)

也正是由于相同的原因虚化之后的“了<sub>2</sub>”有时还保留了“了<sub>1</sub>”的意义,这就是语法学家所说的“了<sub>1+2</sub>”。高全顺认为“了<sub>1</sub>”和“了<sub>2</sub>”语义演变的基础是相同的,那就是表示“结束”。“了<sub>2</sub>”的语气意义和结句功能都建立在表示“结束”这一语义基础之上:“结束”之后必然有结果,由结果可以联想到变化和新情况的出现,由表达动作、事件和状态变化的结束到传递信息的结束等等。甚至“了<sub>2</sub>”的词缀化也是“结束”这一核心语义引起的:“好/算/得/罢/行了”开始的时候都用在句末,后来才单独使用。(P62)

2:“了<sub>1</sub>”、“了<sub>2</sub>”的语义相似性

(1) 都可以表示动作的结束、完成

可以看出在以上A、B两组句子中,不管是用在句中的“了<sub>1</sub>”还是用在句末的“了<sub>2</sub>”都表示动作的完成。从单个句子来看,A句和B句的语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A

我已经问了老汪。

蔡老师早就看出了问题。

他通知了小王。

B

我已经问老汪了。

蔡老师早就看出问题了。

他通知小王了。

(2) 都可以表示变化

我们知道“了<sub>1</sub>”作为完成体的标志最主要意义是表示完成,但如果“动词不表示变化,因而无所谓完成时,不能加‘了<sub>1</sub>’。如‘是、姓、好像、属于、觉得、认为、希望、需要、作为……’”(P352)因为结束、完成之后必然产生一定的变化,因此“了<sub>1</sub>”也隐含着表示变化的语义。我们看上面A组的5个句子。我已经问了老汪。其隐含的变化是之前没问,现在问了;之前不知道答案,现在可能知道了。蔡老师早就看出了问题。隐含的变化是某一段时间没有看出问题,后来看出了。他通知了小王。隐含的变化是小王之前不知道通知的内容现在知道了。“了<sub>2</sub>”的主要意义是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上面B组的3个句子和A组的语义类似,这里就不再说了,其他比较典型的还有:

刮风了。(以前没有刮,说话时已经开始刮)

小明也喜欢跳舞了。(以前不喜欢,说话时已经开始喜欢)

他同意我去了。(以前不同意,说话时已经同意)

此外,因为“事件或状态变化主要是由动作引起的,但有些形容词和名词短语也有一个内在的变化过程,因此‘了<sub>2</sub>’很自然地移用到这类形容词和名词短语后面,这是类推的结果。”(P62)例如:

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也就轻松多了。(孩子从小到大,父母从累倒轻松)

人老了,身体差了。(人从年轻到老,身体从好到差)

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头发从黑到白,皱纹从没有到多)

……

这一类的句子体现出一种变化,但其实它们的语义核心还是在强调变化之后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了”所隐含的变化、完成、结果三种语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完全切分。

(3) 都可以表示动作发生后状态的持续

一般认为“动+宾+了<sub>2</sub>”中“了<sub>2</sub>”的作用是“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P352)。例如:

刮风了。(以前没有刮,说话时已经开始刮)

小明也喜欢跳舞了。(以前不喜欢,说话时已经开始喜欢)

他同意我去了。(以前不同意,说话时已经同意)

但是,我们因该承认表示变化只是这类句子隐含的语义内容,上面三个句子的语义重点在于“刮”、“喜欢”、“同意”三个动作发生后状态的延续。我们说“刮风了。”主要是想表达现在在刮风,而不是从没刮风到刮风这一变化。“了<sub>1</sub>”某些时候也有这一语义特征。如:

墙上挂了一幅画。

树上结了两个苹果。

这类句子中的“了<sub>1</sub>”相当于“着”。高全顺认为,这个时候的“了<sub>1</sub>”可以看作是表完成意义的进一步虚化,动作完成之后,如果没有新的动作,“了”就可以表示由这种动作所引起的状态的持续或延续。(P84)

(4) 都可以表示肯定

“了<sub>1</sub>”只能用在动词是肯定式的句子中,否定句中不能用“了<sub>1</sub>”:

采取了措施——没采取措施 \* 没采取了措施)

我喝了点儿酒——我没喝酒 \* 我没喝了点儿酒)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否定动词的否定句表明动作没有发生或完成,自然后面不能跟表示完成意义的“了<sub>1</sub>”。由于“了<sub>1</sub>”只能用于肯定句中,我们说它隐含着肯定的语义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我们无法考证“了<sub>2</sub>”表肯定的语气是否跟“了<sub>1</sub>”隐含着肯定的语义有关,但是:

刮风了。(在刮风了)

这件衣服太大了。(这件衣服我穿太大)

这件衣服太漂亮了。(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

在这些句子中“了<sub>2</sub>”表肯定的语气义是很明显的。多数学者认为在“太+形容词+了<sub>2</sub>”的格式中,“了<sub>2</sub>”表示评价或感叹。但因为程度副词加上形容词以后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评议,因此我们认为“了<sub>2</sub>”在这一结构中,更多的是在加强对这种评议、感叹的肯定语气。不过由于程度副词加形容词表评议、感叹通常都和“了<sub>2</sub>”连用,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我们通常把“程度副词+形容词+了”作为表评价、感叹的整体格式介绍给学生。

此外,虽然“了<sub>2</sub>”可以用在否定句尾,但却并不表示否定的含义。相反,用于否定句的“了<sub>2</sub>”是作为全句的语气词附在整个句子后面的,否定句末的“了<sub>2</sub>”其实是对整个否定句的肯定,从而加强了否定的语义。如:

任务紧,明天不休息了。(肯定‘不休息’)

这酒是给老白的,你别喝了。(肯定‘别喝’)

另一方面这两个句子体现了动作的变化——从休息到不休息;从喝到不喝——因此句末需要用“了<sub>2</sub>”。随着汉语的发展,“了<sub>2</sub>”表示肯定、祈使的语气得到强化,“有时‘了<sub>2</sub>’只肯定已经出现的情况不表示有过什么变化”(P354):

这出戏可好了。

这双鞋太小了。

这件衣服太漂亮了。

这种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程度副词+形容词+了”的句式实际上都隐含着潜意识中比较之后的结果,只是有时这种潜意识的比较潜得太深了,以至于连说话的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有过比较。

不难看出,以上“了<sub>1</sub>”和“了<sub>2</sub>”在语义上的一些相通性都和“了”表完成、结束的语义有关。完成和变化作为虚化后“了”的核心语义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汉语是义合的语言,“了”的许多用法其实都与和其搭配的词语本身的含义有关。例如“了”表完成但不一定用于过去的时间也可以用于将来,这是因为句子中有表将来含义的词语,再加上表完成的“了”;自然整个句子就表达出将来完成、将要完成的意思。如:

下个月我领了工资就还你钱。

快放假了。

要下雨了。

在这些句子中“了”表示“完成、变化”;“下个月”、“快”、“要”表将来。

### 三、对外汉语教学应用

鉴于“了<sub>1</sub>”、“了<sub>2</sub>”在语义上的密切联系,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明确区分“了<sub>1</sub>”和“了<sub>2</sub>”,只需让学生了解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了”所表示的不同含义即可。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既然“了<sub>1</sub>”、“了<sub>2</sub>”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交叉,所以很可能导致教材本身不能将其简单明了地一分为二;二是就算教材分清楚了,学生也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在区别二者的划分上,而这种区分又没有太大的实用性,只会无形之中增加学习者的学习难

度而已。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人们认识一切事物的过程都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人类的认识运动总是由认识特殊本质上升到认识共同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共同认识去指导去认识新的特殊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认识。<sup>[1]</sup>(P170)对共性的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关键所在。认识论的这一基本原理对“了”的教学亦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陆俭明先生认为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随机教学的原则,所谓随机教学,是说在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汉语语法知识最好是通过课文、通过练习、通过讲解学生在练习或作文中出现的病句,进行有针对性地讲授,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sup>[2]</sup>(P301)这一教学原则体现了任何认识活动都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开始的。“了”是汉语中比较特殊也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在早期教学中,更应该坚持随机教学的原则,即课文中出现了的意义和用法一定要立即讲解并加以巩固。但由于“了”字含义比较复杂,仅仅采用随机教学的方法是不够的。随着学习的深入,能不能抓住各种文本中不同“了”字不同含义、用法的共同本质,以这种共性来指导对“了”的全面掌握和学习,成为“了”字教学的关键。这里“了”字不同含义、用法的共同本质,即是“了”字的核心意义。我们认为,当“了”的核心意义在教材中出现时,即应强调其核心意义,并将以前学到或今后将要学到的“了”的各种不同用法与核心意义相联系,以“了”字含义、用法中的共同本质指导学生去认识“了”字的各种不同用法。这样一来,“了”看似众多复杂的含义被统领到了核心意义之下,使“了”的释义有了整体性,学生不再为一个字(至少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字)有繁多的用法而感到无所适从;从而简化了学习过程,也使学生更容易接受“了”的不同用法。

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在“了”的教学安排上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新标准汉语》第一次出现“了”在初级第一册第2课,课文将“太好了”、“好极了”作为一个整体表达介绍给学生,“了”没有出现在生词该课的生词当中。对刚接触汉语的学生讲解语法不太合适,这样的处理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常用策略。这套教材“了”第一次出现在生词当中是在同一册的第11课。生词表的解释是“了 aux. le used after a verb to form the past tense.”课文中出现的句子是:

——好久不见了,你在哪儿工作?

——我在一所大学工作。

——当老师了,工作得怎么样?

注释中没有关于“了”的知识点。练习中出现的是用“太好了”“工作”“你”的“组词成句”的习题。生词讲解、课文、语言点讲解、习题完全没有配合。在第15课出现了“我来北京这么久了”、“我有一个德国朋友来北京了”之类的句子,注释和练习中仍然没有相关的内容。在初级第二册的第21课、27课又出现了大量的带“了<sub>2</sub>”的句子,但仍然没有相关讲解。我们不禁怀疑这套教材的语言点讲解是不

是完全要依靠教师自己补充?到第28课关于“了”的注解才终于出现:“注释三)语气助词”了”(第二类)。”

“了”作为语气助词用于句子末尾。语气助词“了”常和副词“太、最、当然”一同使用,表示肯定语气。

这里解释的是教材在第一册第2课第一次出现“了”时的语义。接着在第30课的注释一中出现了“动态助词”了”(第一类),讲了三点:(1)动态助词“了”(第一类)主要表示动作的状态变化,有时兼表肯定或提醒的语气;(2)表示动作或事情发生在过去的时间,但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不一定都用“了”(3)否定形式。然后在中级第一册第1课接着讲动态助词“了”(第一类),放在动词后,强调动作的完成或一种情况的实现。并在第6课再次讲到了语气助词“了”(第二类),用在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后表示发生某种变化。

这样的安排,首先是语言点的讲解和课文内容不能相互配合。其次讲解本身也有问题,第一是对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划分不清,认为动词后面表变化、肯定、提醒的是动态助词,而形容词、名词后面的是语气助词。也许对于如何区分“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问题在学术界本身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也是我们提倡至少不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明确区分“了<sub>1</sub>”了<sub>2</sub>”的原因之一。除了对“了<sub>1</sub>”了<sub>2</sub>”本身区分不明以外,这套教材的问题还在于对语言点的讲解过于笼统。教材编写者希望让学习者接触了大量的相关语料之后再做知识点的总结,希望学习者能通过语法讲解把对“了”字含义、用法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不错的,但实践中对知识点归纳得过于概括。这样的总结给母语学习者看还可以,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显得不够清楚。专家认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应该从句型入手,句型操练与语法知识的归纳相结合。<sup>[9] P366</sup>另外,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实词的虚化,是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为途径的。也就是说,一个词由实词转化为虚词,一般是由于它经常出现在一些适于表示某种语法关系的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的逐渐虚化,并进而实现句法地位的固定,转化为虚词。<sup>[9] P135</sup>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于虚词的讲解中,强调虚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与其表意的关系,更有利于对虚词的准确掌握。

相对来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材,如《汉语教程》(杨寄洲1999),《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第2版)(马箭飞、苏英霞、翟艳2005),在“了”的讲解上更清楚一些:做到了课文内容与语言点讲解的相互配合,针对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进行以句型为主的细致讲解,并且有相关练习的配合。尽管如此,教材也没有关注到“了”各种用法之间的联系。

我们说以句型教学入手,是指在分散教学的时候,可以把不同的情况分得仔细一点;但仔细不等于复杂,对于同质化的问题应该尽量归并,不能因为追求仔细,人为制造过多的规则,给学习者造成学习负担。特别是在对相关语法点进行总结教学的时候更应该尽力寻找共同点把问题简单化。我们认为在实际教学中以“了”的核心意义为学

习主线,重点介绍两三种基本句型和一些与核心意义离得比较远的“特殊”用法就可以了。因为很多问题只要与核心意义相联系都能迎刃而解。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在“了”的习得过程中更多的偏误是对“了”的泛化,总是在不该用“了”的时候用上“了”。最常见的问题是在否定句中用“了<sub>1</sub>”,在没有表示变化的句子中用“了<sub>2</sub>”,在表示经常的句子中用“了<sub>1</sub>”,以及在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如:喜欢、认为、讨厌)后用“了”。例如:

- \* 我没吃了饭。
- \* 我还没学完了。
- \* 我不记了,因为我经常忘记了。
- \* 我不知道了。(应为:那时我不知道)

因为这类句子的表意中无所谓动作的完成、结束和变化,或者语义重点不在表达动作的完成和变化,所以不能用“了”。此外,我们认为不宜在教学中强调“了”的成句功能,这样会更容易使学生滥用“了”字。

## 四、结论

“了<sub>1</sub>”、“了<sub>2</sub>”同形同音,都由动词“了”虚化而来,二者在语义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严格区分“了<sub>1</sub>”、“了<sub>2</sub>”不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简化。从认识论的角度说,缺乏对共性的把握而一味强调微观辨性,不利于认识的深化。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更多关注二者的相似之处,强调核心语义,结合基本句型进行教学。

注释:

特别是表感叹,如:“太甜!”和“太甜了!”前者仅仅是表评议,后者可以是评议也可以是感叹,通常是感叹。

其实北大版的教材和北语版的教材各有千秋,北大版的教材语料更生动、自然,更接近生活中的真实语言,但北语版在语言点的处理讲解上确实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3]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邢福义.汉语语法三百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程雨民.汉语字基语法——语素层造句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6]解惠全.谈实词的虚化[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8]高顺全.从语法化的角度看语言点的安排——以“了”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5).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0]高顺全.对外汉语教学探新[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1]陈铁民.现代认识论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 [12]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